



深闺遗秀

周桂源

走在武宣古城的灰砖雨巷，脚下的青石板街面发出“嗒嗒”的声音。这声音在窄小狭长的街巷里，有些回音，有些共鸣，声音可以清晰地传得很远。

古城东街六号，从十字街顶向东一溜排下来的三间向街门面，是李家祖辈世居的房舍。房屋是砖木结构两层两进的深宅院，中间一个大长方形的天井，把前后座楼房连接起来，成了一个精致四合小庭院。天井是中国民居小院普遍存在的传统建筑，有采光、通风、相连、排涝等作用。下雨天，四方之水从坡屋瓦面落下，归流于天井中，在中国人眼里，水就是财，归流收集的雨水便是纳财之意。

武宣古城依丘陵走势而建，城内以十字街为最高地形，四条街向四方展开。东街六号李家坐落在十字街顶端，三间门面无声地向世人展示李家祖上是一户殷实人家。李家人口众多，生意繁忙，日常生活用水量大，请人到河边挑水开支高，去公用的小井巷、黄官巷水井挑水是最好的选择。不知什么朝代起，李家小院天井最上角就有了一口水井。这口井是全城地势最高的一口水井，井口是

一整块大青石板，中间开凿一个直径两尺八寸八分的空洞，井深三丈三尺，井底有一块圆桌状的老松木铺垫，听说井里还有两条金鱼。小的时候到李家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与同伴伸头望向井内，总想探寻井里有什么奇妙之处，期待着是否有有幸看到传说中的金鱼在曼妙地舞动它们修长而轻薄的羽鳍。平日里，往往能在井中看到倒影高墙上四角的天空，清澈的井水宛如明镜，稍微转动视角，又看到水中明月里有树枝摇曳临风。流连忘返醉在井中的遐想时，大人严厉的呵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把我们吓得不轻。

水井边上一株扁柏，不知植于何年代，现直径三十多公分，树冠高四丈有余，树干挺拔垂直、不枝不蔓，只是有些疤痕像油脂结痂般永远地保留在断横处，不会掉落。树冠如伞，枝繁叶茂，总是那样的葱翠。枝条上柏子累累，如收集起来，碾末冲茶，芳香宜人、通窍清身，是苦涩的泊来货咖啡无法比拟的。扁柏像个青鬃的耆老，头戴一顶大碧盖伞，仿佛要为古井遮阳，保持井水的甘冽清甜。

水井边上有一条长青石台，主妇们常常在

此捶打衣物。夏日午后或是月夜，主人家坐在水井边的树荫下，石台上放一壶小酒、一碟花生，或是一壶清茶、一碟瓜子，伴着扁柏散发的幽香，此时无花胜有花。院内的清幽闲适与店铺外行迹匆匆的游客形成极大的反差，真是闹市一僻庐。

人们爱在庭院内种植扁柏，这一习惯来自古代，中国的官宦大夫、文人墨客、商贾富户似乎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爱好。有些古村落中的千年古柏树，还被奉为村中的保护神。友人考证过，八百多年前的武宣就有许多扁柏树，现今已经几近灭绝了。而在山东孔府内的神柏，逾经两千多年，蕴含着许多传奇故事，还将文化代代传下去。

东街六号李家的这颗扁柏，在吉庆节日、喜事鸿发之时，老街人都喜欢到李家去讨摘一枝半丫。摘下树枝后，虔诚地在树干上挂上一个小红包，钱数不在多，有一分两分的、有一元两元的，主人家从不论，总以笑脸互贺。需要摘大枝条来配药用的，主家有时还相送购买配药的银钱，真真邻里乡情彰显，善哉斯乎。

柏树是非常优质的建筑材料，修建大型的庙宇、祠堂、院落时，古人往往用松柏树干来做梁柱。前些年，一股兴戴佛珠的文玩之风渐起，东街六号主人开起根雕木艺门面，李家后人也有酷爱玩木的，宁愿高价去外地购买名贵香木，也不舍得去砍自家小院井旁的香柏树丫来车珠子。

古树、名木在武宣县许多村子里，不经意间就变成了村子的地标性绿植，有的还演变成村中的保护神。公序良俗前，村人是不敢轻易冒犯和砍用的。古树、名木既是大自然馈赠人类的宝物，更是人们与之共存共享的无价礼品。如走到某个村寨问路时，村人会回答：“你在村口大树下向左拐就到了。”“你问问那棵大树下歇脚的人就知道了”。

如今，武宣古城内仅余存两株古木了。一株是南街的王兰花树，一株是在东街六号小院内古井旁的古扁柏树。只是东街六号院内的古柏树，像躲在深闺里的姑娘，鲜有人能睹其真容。

难道武宣老街，仅是老街人才有的情结吗？我的思绪开始飞升起来……

时光在山川中流逝，季节在田野上变换。阳光和雨露默契配合，呵护下沉甸甸的稻穗，绘就了收获时节金黄的美丽景色。走过田间，我仿佛闻到了浓浓的稻米之香。

小时候挨饿的日子里，很渴望能吃一顿米饭。那时，一口大铁锅煮的玉米粥，是全家人白天果腹的简单保障，一碗稀粥在胃里停留的时间总是不长，村里人戏说“上个坎、吃三碗”。煮米饭的夜晚，锅里都被刮得干干净净，每人都期盼着能再添一碗。每年五月青黄不接，是最难的时候，白米早已没有，玉米也吃完了，红薯、芋头、木薯纷纷上阵。这种情况下，若是有一小碗米饭端到面前，定是垂涎欲滴！

稻米的香味是用汗水浇灌出来的。生长在农村的我，七八岁便开始帮着家里捡猪菜、煮饭炒菜、晒粮食，十一二岁就会收玉米、栽秧、割稻谷。水稻从种到收大约四个半月的时间里，农民要不歇地劳作，其间以栽秧、割秧最为忙碌辛苦。

那时候，村里每年只种一季水稻。暮春时节开始浸种育秧，秧苗长到十公分左右就可以移栽了。栽秧一般要先拉上秧绳，在田埂间用绳子拉起一道平行线，沿着线先插大行，用大行把水田分成若干畦，在畦里自由栽种。栽秧需成行，技术熟练的人都能插出整齐美观的秧行。栽秧人立于自己那一畦中间，一手抓秧、一手分秧。看着大人们自如地插秧，以为很容易，等真正下田里去实践才发现有多难。我第一次下田栽秧，才插得几株，且歪歪扭扭，大人便说栽得太浅了。原来栽秧不仅要讲究平整，深浅也要把握好：栽秧时水宜浅，一片地栽好了得赶紧上水，新栽的秧苗大半截身子有水护着，就不怕暴晒了；若是栽得太浅，水一涨，秧苗可能会连根漂起来。栽秧的深浅把握，全靠农人一双手的千锤百炼。

经过大人的一番指点，慢慢的，我也领会到不少门道，插秧逐步熟练起来，效率有了很大提高。村里的种田高手，栽秧根本不用看，但见他们双脚从后退、双臂左右腾挪，一株一株快速地往水里放。一趟栽完，爬上田埂，只见茫茫水中绿秧依依，一片秧田纵横成行。这时候，农人喝水，或是抽袋烟，得片刻空闲，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便觉浑身轻松愉快。而我插好一趟时，却已是腰酸背痛了。

栽完了秧田，后续的事还有一串，灌溉、施肥、除虫、耘田、收割、脱粒、晾晒……直到颗粒归仓。割稻脱粒也是既累人又开心的活计。夏收稻谷正值“双抢”大忙时候，既要收又要种，忙得不可开交。我第一次割稻子，割了随手放在田里，横的、竖的、斜的都有，割的速度比大人还快，老人们却笑着说，稻子要放得整齐有规律，不然脱粒得吃苦头。于是，我照着大人的样子，将割好的稻子放成横排，脱粒时果然方便了很多。那时候，脱粒也叫打谷子，老人用木板制成成型的大谷桶，双手握着一把把稻穗，奋力拍打在谷桶内壁的边上，谷子纷纷落入打谷桶内，只有村里的壮丁才能完成这项任务。割稻打谷的日子里，从田间回来，衣服上印满了“地图”。栽秧、割稻都要弯腰劳动，种田人要弯多少次腰，流多少回汗，才能吃到那一粒米，那香味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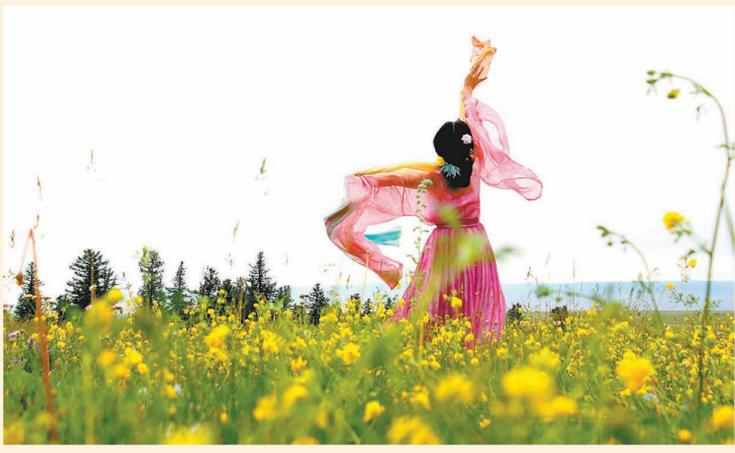
走上工作岗位后，夏收农忙时节我依然抽空回乡劳动，与家人在田间耕耘。直至调进城里工作，并成了家以后，才离开田野。现在机械化已在农村普及，农业科技越来越发达，北方的麦客也年年南下，来帮忙收割稻子，农人不用再像以前那般辛苦了，但每一粒粮食依然饱含着汗水和心血，永远值得我们珍惜。



希望的田野 (汤青摄)

花间舞

(方华摄)



随笔

忆京剧

杨群修

据说初出娘胎呱呱落地的婴儿，对睁开眼睛看见的第一个人会有特别的感情。这个说法不知道是真是假。我现在拼命地想，也想不到当年睁眼看到的第一个人，是谁先出现在我的眼前，应该是我母亲吧，否则我为什么一生一世总是爱我的母亲、想我的母亲？

我对第一眼看见谁没有记忆，对人生中的第一场京剧电影是《野猪林》倒是记得清清楚楚。那年我大概十岁，在城里的电影院看这部影剧的首映。那是个朦朦胧胧的童蒙年龄，带我去看电影的是我的表姐，一个年纪比我大好几岁，被天花病毁了的表姐，一脸麻子，带着一生遗憾又无可奈何的大姑娘。表姐的外表虽有欠缺，但她对我很好，而且内心的感情也很丰富。那天，《野猪林》看了不到半场，就把她唱哭了。我虽然是第一次看京剧，也看得津津有味，看见表姐流泪还搓揉眼睛，我的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

暑假结束开学，我回到乡下的家，《野猪林》里那一段“长亭送别”还是难忘于心，主角杜近芳哀婉的唱腔萦绕在耳畔。我在新课本书页的空白处画了许多林冲、鲁智深、净是舞枪弄棒的形象，还凭记忆写下似是而非的戏文唱词。一节语文课，老师看见我写写画画

很是入迷，走下讲台，夺走我的课本，看到上面那些乱七八糟的画，“啪”的一声把课本摔在桌面，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我看着我那根摇晃着的竹教鞭，生怕他控制不住自己，还好，直到他走上讲台，也没有给我留下人生更难忘的记忆。

就是这“人生一睁眼”第一次看的《野猪林》，让我对京剧情有独钟，可惜后来被禁演了。虽然也有样板戏，但英武之中却少了绵柔之情，总觉得美中不足，也许是因为我最早看的是这部影剧，有了先入为主的偏见。许多年前，我每一次出远门回来，到城里下车，一出站就去附近吃一碗满是乡愁的米粉，一碗米粉下肚才惬意地走进公园里小憩。一次，在湖边的一个亭子里，有五六个京剧票友在唱京剧。广西人喜欢京剧的不少，这几人在亭子里吹拉弹唱，下面一个观众都没有。说实话，我一生喜欢京剧却没有真正地看过一场。这下好了，我侧身坐下，有滋有味地看了起来，一起进入他们演的戏里。

听口音那几位应该是北方来的，许是在这里没有人看他们的戏，现在终于有我这位提着行李的观众了，赶紧把表演的正面朝向我。我一看人家整套戏都冲我来了，此生何时受过如此高的待遇，实在受宠若惊。既

便隔那么远，我的脸也不由地红起来，背后微微冒汗，觉得自己有外行充内行之嫌，惶惶然在桌面，狠狠地训斥了一顿。我看着我那根摇晃着的竹教鞭，生怕他控制不住自己，还好，直到他走上讲台，也没有给我留下人生更难忘的记忆。

后来我一有机会去市里，还是会习惯性到公园附近那家粉店吃上一碗米粉，再到公园小坐。可惜在城市日新月异的建设里，那家粉店搬走了，也把我记忆里的童年的口味也搬走了。更可惜的是，几次到湖边的亭子，都见不到那几位热心的京剧票友，不知道他们后来在哪里唱京剧，是否还在广西。

最让我遗憾终生的是，我长大以后，因为很少到市里，即使到了也是行色匆匆，很多年都不曾去看望表姐。即使有机会去了，表姐的家已经拆迁，问人也不说清楚搬去哪里。就这样，我和表姐失联了。我很想念她，她带我去电影院看过《野猪林》《追鱼》《白蛇传》，表姐很漂亮，但她看戏的眼泪告诉我，她很善良。

聊以慰藉的是，现在可以随时在网上打开《野猪林》的视频，看到“长亭送别”的时候，还是像当年一样心里酸楚而泪目。那眼泪不光是感慨逝去的岁月，还有想念已经和我失联了的表姐。

诗歌

风放慢了 寂寥的歌吟

曾毓琳

原谅我笔拙词穷
只能用辽阔来形容这里的辽阔

胡杨树道劲如初
即使倒下了也依然托举着朝阳

驼队由远而近
清脆的铃铛声敲破薄薄的光阴

风放慢了寂寥的歌吟
芨芨草的根须从未放弃扎向大地

冰山上的雪莲总是兀自绽开
她们只钟意不倦翱翔的雄鹰

我从遥远的江南走来
领受并且品味漫漫无边的孤寂

我看见天色开始昏暗了
今夜的星辰会否为我熠熠生辉

吐鲁番的葡萄 熟了

黄秉战

丝绸之路肇素不拒
用千年，吃掉万里骆驼
一个橄榄状的盆地
用葡萄，给沙漠披上绿装
绿洲的场景沿续古今

西域广袤，古道千古长
在吐鲁番休整，搭架季节
做塞外江南瓜果飘香的事业

一粒水果是一粒日光
甜味无限，延伸一条旅游线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
古罗马的使者和长安客
在这里过滤风沙、孤月和驼铃声
交换丝绸和一部文化交流史

文字的味道

玉兰兰

昨日，在文件夹里欲寻找往日的一篇旧文，找寻了很久都没有找到。看来人到中年，记性真是一日比不上一日了。想找的文稿没有找到，却找到了许多旧文，这里一篇、那里一篇，昔日有感而发的文稿散落四处，于心不忍，便花了半天时间把它们细细归档。这样一罗列下来，篇幅竟然也不少。仔细看目录，论文不少，散文最多。每一篇文章，都带着亲近感，似乎我那青涩的青春正在朝我招手。不由自主地，在这个闲淡的周末午后，我走进了自己的文字。

我的文字，淡淡的，就像我一直以来淡淡的生活，如水，似风。我喜欢这种淡淡的感觉，没有大海的惊涛骇浪，也没有高峰的雄姿奇伟，像是涓涓的细流，不问源头，亦不问归宿。自由洒脱，随意走走又停停。

我的文字，暖暖的，就如冬日的暖阳，一扫寒冬的阴霾，在阳光下跳跃，翩跹起舞。我仿佛站立于树梢，与小鸟平视，与白云对话，与轻风握手。走进它们，我的心底有了满足感，我的心灵有了归宿。

我的文字，就是我的朋友。一路走来，我的朋友很少，真正走进心里的朋友，更是少得可怜，一个巴掌都数得过来。性格使然，不善交际，逛街购物亦提不起兴趣。最忠实的朋友，便是文字了。长长的童年、少年再到中年，都是与书本、与文字为伍。走过人世繁华，看过人间美色，终归是曲终人散。只有文字，白纸黑字，生命在那，情感在那，泪水在那，欢笑也在那，不走不散，不离不弃。

我的文字，就是我的灵魂伴侣。无数个白天与黑夜，我与它相枕而眠。在我的梦里，它如满树繁花，是我心之所向；它如星河皓月，是我的人间曙光。人间烟火中，它就像我的影子，我在哪，它也在哪。我喜欢这种如影随形的日子，我的文字，或长或短，或冷或暖，但无一例外地承载了我心灵的温度，充满了温暖的的味道。

人生如多事之秋，一年四季，循环往复，文字也会随着心情的变化而变化。然而不变的，独属于自己温暖的的味道一如往昔。可以烦恼，可以忧伤，可以欣喜，可以快乐，可以失望……无论哪一种心情，都可以用文字刻画，可以用文字记录。站在四季的风里，把自己想像成大诗人、大文豪，胡乱挥毫落纸，洋洋洒洒一大篇，恐怕在梦中也是要哭醒的吧。

最喜欢在午夜梦回时留下文字。这时万籁俱寂，暗夜无边，天地浑然一体，思绪漫天飞舞。此刻，指间连着心灵，走进浩瀚无边的心之空间，采摘一朵朵文字之花，再组合成自己喜欢的句子，于是我的文字有了题目、段落、转折和承接，最后变成了我喜欢的样子。与心灵交融的文字，读来情也真意也切。

我喜欢自己的文字，带着自己的情感，有一种暖暖的味道。